

星期天夜光杯 / 文艺评论

幽微之处见真章

◆ 孔曦



一部好剧,不仅要有精彩的故事情节、强烈的戏剧冲突、激烈的善恶较量,更关键的,是能否真实地刻画出人物的心路历程,而不是符号化、脸谱化地给角色打上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的标签。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猎狐》精雕细琢、引人入胜。经侦工作的特殊性、境外追逃的艰巨性,是该剧的两大亮点。窃以为,《猎狐》最大的艺术成就,是一系列反派角色和中间角色的塑造,是对人性的深刻描写,对各方心理博弈的细致描摹。

王柏林的贪婪阴狠虚伪狡诈、唐洪的凶残、赵海青的腐化、孙铭的堕落、郝小强和于小卉的野心与幼稚、钱程的轻信、钱程之妻肖蓉的私心、梁波贪小,乃至一众股民的贪心……无论情节多寡戏份轻重,剧中的大小角色都演绎得十分到位。最出彩的,当推杨建群、杨建秋兄妹。

出于长久以来对妹妹的愧疚感和补偿心理,从警20多年的经侦队长杨建群违背了在警徽下立过的誓言,亲自帮助王柏林逃出了警方的天罗地网。讽刺的是,这个王柏林,正是他麾下的市经侦队全力缉拿的经济大案主要嫌疑人。

杨建群这个角色,心理变化层次丰富。从最开始对王柏林、赵海清们的警惕、警告,到后来的被胁迫,生动细腻地讲述了一个资深刑警是怎样被亲情裹挟,被一步一步拖下水,继而执法犯法,堕入犯罪深渊的。他的黑化,堪称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。

杨建群的妹妹杨建秋,当年耽搁学业,代兄照顾父母,后来凭借哥哥岳父的关系入职银行。为了让父母有一个安稳舒适的晚年,来自农村、涉世未深、饱受同事白眼的她渴望着出人头地。在不知不

觉中,她被欺骗,被利用,被胁迫,成为罪恶的牺牲品。

中国有句俗语,叫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剧中的主犯王柏林,深谙人性的这一弱点,一路金钱开道,加上美好前程的描绘,直接或间接地,拉拢腐蚀了一个又一个可利用的人。

杨建群败给了亲情,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夏远,经受住了爱情和友情的考验。

正反双方的较量,一如人体内免疫细胞和有害细菌以及病毒的对抗,正邪分明,此消彼长。人生在世,诱惑多多,人性的幽微之处,就在于人生路上,我们能否经受一次又一次突如其来的考验。我们的成色是“24K足金”,还是薄薄的一层“镀金”,在荣华富贵以及亲情友情爱情诸般试金石面前,都会毫不含糊地见真章。

《猎狐》的成功,首功当推编剧。历时四年打造的一剧之本,摆正了“法”“理”“情”的位置——法为神经,理为骨骼,情为血肉。加上导演的总体把握,演员的倾力表演,服道化的真实可信,该剧的受欢迎好评,实至名归。

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。开朗勇毅的夏远(王凯)、正邪参半的杨建群(胡军)、英气逼人的吴稼琪(王鸥)、虚伪残忍的王柏林(刘奕君)、幼稚单纯的杨建秋(傅晶)、自信固执的于小卉(邓家佳)以及众多配角演员,他们的演技令观众信服,这一个一个形象,就是《猎狐》中的“这一个”。

成文之日,剧情已过大半。想来,此后的境外追逃,将更加扣人心弦。

一支画笔播种希望

◆ 徐佳和

插画,在拉丁文的字义里,原解释为“照亮”。近日,纽约时报邀请了17位插画家以同一个题目作画,这个题目就是“窗外的风景”。

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画,传递出的情绪却并不都是明亮的,其中不乏阴郁、担忧、焦虑、孤独……每一幅画面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困在屋里的情感。这些作品在国内朋友圈里转发了一轮又一轮。“照亮”我们的,触动彼此的,本身未必见得是“明亮”,而是共同的经历和曾经一样的体验。

在这17位插画家,注明来自布鲁克林区的就有7位。“布鲁克林”在纽约,是一个文艺而前卫的存在,吸引来自全球尚未成名的艺术家。但是布鲁克林名人辈出,如NBA球星迈克尔·乔丹、好莱坞电影名导伍迪·艾伦、拳王泰森、脱口秀名嘴拉里·金等都是在这儿长大的。其中的当泊街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,曾为纽约重要的工业工厂区,有巨型仓库、机械制造工厂和纸盒制造厂等等,安迪·沃霍尔所画的布瑞洛肥皂的制造商也在这里。

自从2007年纽约市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将当泊定位为纽约市第90个历史保护区,更多设计工作室、画廊、剧院和书店在这里生根。

自从疫情在纽约愈演愈烈,布鲁克林的“满不在乎劲儿”使之成为“震中”的“震中”。

在这7位布鲁克林插画师的窗口,布鲁克林昔

日的繁华色彩在疫情期间也是不一样的,金霍利说:“我的时间似乎在以奇怪的方式拉伸和收缩,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逃离可怕的现实。”劳拉的窗下,则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戴口罩的人群。戴维斯窗外的帝国大厦,似乎深陷于重重黑夜,原本出现在无数电影小说里的尖顶猩红灯光让人感到城市的不安。布鲁克林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丹尼尔画的是窗外的树,树叶爆出了新芽,天空如此蔚蓝,眼前的景色却被白色的窗框分隔出了明显的界限。住在同一区的艺术家克里斯多夫,把自己画在了画面里,好像一个与世隔绝的观看者,看着不远处那个躺在婴儿车里戴着口罩的孩子。

人们常常将窗户比喻为建筑的眼睛,这些插画家通过他们的眼睛,让我们看到了疫情时期不一样的风景。插画,原来是用以增加刊物中文字所给予的趣味性,使文字部分能更生动、更具象地活跃在读者的心中。而在现今,插画的重要性,早已远远地超过这个“照亮文字”的意义。

春天的窗外并不总是繁花似锦,它需要将艺术作为信仰的人,去播种希望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美在“意想不到”

◆ 吕国英

凡是稍有些文学常识者,不会不知道文学巨擘托尔斯泰,更不会不知道其巨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但或许并不一定知道,托翁竟为安娜的卧轨自杀而失声痛哭,以致难以解脱。这则轶闻说,当托尔斯泰写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时,突然大哭起来,家人诧异、不解,托翁非常伤心地说:“安娜死了!”家人由诧异转为疑惑:你是作者,既然那么伤心,完全可以让她不死啊!托翁不停地摇头:“我没办法,她不得不死啊……”

艺术大家因无法随意改变笔下人物命运而情绪失控。缘何如此?是创作内在所制约,由艺术本质所决定。

艺术创作是要构建一个世界,是作品存在的世界,作品的每一要素皆不可或缺、不可替代,构成浑然一体的生态(生存场)整体,作者在建构这部作品的同时,也将自己带入其中,在此境界中,作者已经不是创作世界的“上帝”,而是为进入生存场的每一元素的存在者。释言之,艺术创作既非预先设计,也非随意设计,是以作品存在的“意志”为转移、所决定,并以作品世界的建构过程而发展、所呈现,作者是亲历者、记录人。文学创作如此,其他艺术门类也是这样。

当下有不少“作品”不能称之为作品,有一根本原因就是“设计”问题,或称精工设计、刻意设计,从创作起始、过渡、发展,一直到作品完成,每一环节皆已安排、早有预设,既决无意想不到,又更无与作者“意愿”相悖。艺术创作当然可以谋篇布局、宏观架构,但刻意设计往往束缚创作、窒息想象,以至于以规制作,作者变成工匠,作品成为制品。

“设计”问题起始于何时,难以考证,但可以肯定的是,此恶俗现象长期存在,似乎未见曾有消停。究其原因,或许与不少工艺制作笼统且生硬地“进入”艺术,而纯艺术领域又无法洁身自好,甚至随波逐流。一种画稿图样、几组图像形式,来来去去,反反复复,似乎有点儿眼花缭乱,但始终循环

往复,不出左右,甚至成为师傅带徒弟的“秘诀”。

始终为人诟病的艺术创作的严重程式化问题,是“设计”带来的突出表现,也是外在呈现,但根本戕害的是艺术家的想象力、创造力,屏蔽的是艺术作品的生存世界,损害的是广大受众的审美情感,且连贯传导、恶性循环。

“设计”对创作带来的戕害显而易见,可为什么偏偏有人乐此不疲?又似有争先恐后、前赴后继之趋?表面看,是求生存、图私欲,名利渴望作祟,如“设计画派”的祖师、“流水作业”的枭雄之类。不可否认,有人凭一部或一类作品之势,开始设计运作,尝到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;有人念名思利、急于求成抄近路,进而误入歧途又难以自拔。实质论,是未入门、缺敬畏,仅仅在艺术的门外看了一眼,懵懂之中即操笔弄墨,又随行就市,何有创作感悟,何存艺术敬畏。漫说艺术从来就与功利效用无关,艺术史上又有哪几个大师,是因为求功利而成就艺术的。王羲之创作《兰亭序》,因有多处改动,遂生重写之意,然多次命笔,均逊于原初。事实是,重写自然就有了“设计”之思、生了“功利”之念,很难重回“曲水流觞”雅集之境,后作又岂有“兰亭”原创序文之妙趣天成?

入境就是进入作品之境,是艺术创作的高峰体验,是独有的、唯一的,既来不可期,又去不可止,并且,一次创作一种体验,一部作品一个世界,既没有通用的体验,也没有相同的作品。

“设计”往往隐含着算计,是创作大忌、艺术(作品)天敌。中国艺术中有一笔决定一笔之说,唯有最后一笔的结束,才有作品的最终完成,而这最后一笔是由其上一笔所制约、所决定,依此类推,每笔都由其上一笔决定,既不能随意有无,也不能随意游移。如此,笔笔相生,笔笔畅达,笔笔建构作品生命,而艺术家唯有信笔由(性)灵“不断线”,方有资格、才有可能迎来崭新作品的诞生,而这崭新作品的最终呈现,往往是创作之初所无法想象的。

科学与艺术的对话

科学和艺术融为一体,才能期望达到与这个文明时代相称的智慧顶点。

基于科学与艺术的辩证关系,基于多年来对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实践探索,为进一步促进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创新发展,二者结合的推广、普及和运用,近期,上海市科学普及志愿者协会成立了“上海科学与艺术分会”,让科学与艺术携起手来——以海纳百川的精神,以丰富多彩的方式,展示科学与艺术映射出的深层人文景观与精神,促进科学与艺术的互动、互补与融合,增进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科学与艺术工作者的友谊与合作,增强科学界、艺术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,提高上海市民的科学文化素质,为科学界、艺术界的成员们提供一个全新的服务平台。艺术与科学全方位的合作平台服务于艺术家的更高追求,近几年已产生了许多高水平的艺术作品,包括许多舞台作品等,让人们亲身感受到科学与艺术融合创新的美的体验,享受人类最高理想境界的和谐之美。

科学与艺术的辩证关系,正如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所说的:“越往前走,艺术越是要科学化,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。犹如两人从山麓分手,又在山顶会合。”科学和艺术均源于人类寻求植于自然的普遍真理的精神追求,是人类创造性的崇高表现。对此,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有高度的概括:“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,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。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。”

毋庸赘言,和谐之美正是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共同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,是科学和艺术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努力表现的共同目标,科学和艺术似乎是两个矛盾的个体,艺术追求情感的主观表达,科学则倡导用客观的角度去探求真理。在艺术家的作品中,这两者的关系被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。21世纪的今天,我们明确了建立文明的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目标,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,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,只有把科学与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科